

## 摘 要

舒伯特《G 大调奏鸣曲》(D894)是本人在学位音乐会中演奏的曲目之一。本人从一个学习者和演奏者的角度出发,对这首奏鸣曲中所蕴含的田园风格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并就田园风格如何在各种音乐元素中的运用进行了分析。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研究,可以更好的把握这首奏鸣曲的风格特征。

本文共分四章:在第一章中就《G 大调奏鸣曲》(D894)的创作背景,以及田园风格的基本概念进行了阐述。后三个章节就具体的音乐元素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在结论中就本首奏鸣曲中所包含的田园风格元素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舒伯特《G 大调奏鸣曲》(D894) 田园风格

## Abstract

Schubert G major Sonata (D894) is one of the repertoire which I played at degree concert. In this essay the pastoral style behind this sonata will be discussed under the view of a learner and performer. Also how the pastoral style reflected in various musical elements will be analyzed. The author hope through this analysis, the performer could grasp the style characteristics more precise.

The essay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focus on the background of G major Sonata (D894), as well as the idyllic setting of the basic concepts. On the other three chapters the specific musical element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In the conclusion, author summary the pastoral style elements on this sonata.

Keywords: Schubert G major Sonata (D894) Pastoral style

# 引言

舒伯特做为古典主义过渡到浪漫主义的关键性作曲家，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共创作了 23 首钢琴奏鸣曲，其中可以演奏的有 21 首。虽然这些钢琴艺术中的瑰宝曾经长时间被作曲家自己的艺术歌曲及贝多芬 32 首钢琴奏鸣曲的光芒所遮蔽，然而近几十年来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音乐家正在深入挖掘这些作品的宝贵价值。有关舒伯特钢琴奏鸣曲的研究文章屡见于各类学术期刊，在音乐会、钢琴比赛中听到舒伯特钢琴奏鸣曲的机会也在逐步增多。

舒伯特在钢琴奏鸣曲这种古典体裁上的创作几乎是贯穿了他的一生。第一首 E 大调钢琴奏鸣曲 D157 创作于 1815 年，当时舒伯特年仅 18 岁，而最后一首 bB 大调奏鸣曲 D960 则创作于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828 年）。在舒伯特全部的钢琴奏鸣曲中，最为著名的、也是最常被演奏的无疑是最后三首。而本文所要论述的，也是本人在学位音乐会中所演奏的 G 大调奏鸣曲 D894，虽然名气没有最后三首大，却也具有它独特的音乐风格与艺术价值。

每当论及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时，学者们总是会提到歌唱性、抒情性、幻想性等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标签。舒伯特正是以他天才般的创作手法将典型的古典主义体裁（奏鸣曲）与浪漫主义精神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且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然而在 D894 钢琴奏鸣曲中，除了前述所提到的各类浪漫主义元素，田园性是这首作品另一个重要的风格特征。做为浪漫主义中的一个重要元素，田园性一直以来被众多作曲家所采用。最为著名例子是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而他的第 15 首奏鸣曲，也常常被称作“田园”奏鸣曲。由于舒伯特在音乐创作上一一直以贝多芬为楷模，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舒伯特或多或少也会在他自己的音乐创作中尝试加入田园风格元素，而 G 大调奏鸣曲 D894 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文试图通过对研究音乐文本，尤其是对速度、调性、节奏、和声等方面的具体分析，以及与舒伯特同时期钢琴奏鸣曲间的对比，来呈现田园风格在其间的运用。

## 第一章

### 《G 大调奏鸣曲》(D894) 创作背景及田园风格

在舒伯特短暂的一生中,仅有 3 首钢琴奏鸣曲得以出版,而《G 大调钢琴奏鸣曲》(D894) 是其中最后一首。它创作于 1826 年秋天,在 1827 年由出版商托比亚斯·汉斯林格(Tobias Haslinger)在维也纳首次出版该曲。令人意外的是,这首被公认为奏鸣曲的作品在最初出版时并没有出现奏鸣曲(sonata)这一标题,而是冠以“幻想曲、行板、小步舞曲及小快板”(“Fantasie Andante Menuetto and Allegretto”)的标题。这一做法非常有可能是出版商为了更好的销量而采取的一种营销手法,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样的标题也可以显现出这首奏鸣曲与其他舒伯特钢琴奏鸣曲相比有不同寻常之处。

《G 大调奏鸣曲》是一首由四个乐章组成的作品。第一乐章为典型的古典奏鸣曲式,如歌的中板有别于古典奏鸣曲中常见的快板模式,主部主题宽广、大气,副部主题舞蹈性鲜明。第二乐章为省略了展开部的奏鸣曲式包含两个对比性较强的主题。第三乐章是复三部的小步舞曲,三声中部织体简洁明了,充满了欢乐的气息。最后一个乐章则为典型的回旋曲式,A 段主题的节奏带有鲜明的鼓点式特征,呈现出一种诙谐而又明朗的音乐情绪。

田园风格意指在艺术作品中以描写田野、乡村、郊外和牧场等风景画面,来表达一种对简单、纯朴生活方式的向往,同时也往往包含有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倾向。田园风格在西方的艺术中往往与牧羊人的生活相关联,而在中国则更多是对农村的日常生活及自然风光的歌咏。在西方艺术中,田园风格最初多运用于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中(尤其是诗歌),古希腊诗人忒奥克里托斯(εὐκρίτος,约前 310 年—前 250 年)就被认为是西方田园诗派的创始人。而在西方音乐中则是从中世纪开始逐步出现一些具有田园风格的作品,在初期这些作品主要集中在声乐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牧羊剧的出现。此后,经过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的发展与繁荣,到古典主义时期,田园风格已经被许多作曲家所采用。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无疑就是古典主义时期中最具代表性的田园风格器乐作品。

具有田园风格的音乐作品,往往在音响效果上会制造出一种恬美宁静、轻松愉快的氛围,从而给人们带来一种超凡脱俗、简单纯净的感受。而为了描绘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场景,常常会大量的运用各种类型的舞蹈性节奏(通常是民间舞蹈)。因此,带有田园风格的作品,一般会选择色调较为明亮的调性,速度不会过分的快,和声的进行通常较为缓慢,大量运用一些舞蹈性的节奏。

## 第二章

### 《G 大调奏鸣曲》(D894) 速度分析

《G 大调奏鸣曲》四个乐章的速度标记分别为非常如歌的中板 (Molto moderato e cantabile)、行板 (Andante)、小步舞曲: 适中的快板 (Menuetto: Allegro moderato)、小快板 (allegretto)。可见, 整首作品并没有太激烈的速度, 即便是最快速的标记-适中的快板也是所有快速标记中程度较轻的一种。而如果观察舒伯特同时期的其它钢琴奏鸣曲 (如最后三首奏鸣曲), 我们可以发现《G 大调奏鸣曲》的整体速度要比其它的奏鸣曲来的慢。(见下表)

作品号	第一乐章	第二乐章	第三乐章	第四乐章
D894	非常如歌的中板	行板	适中的快板	小快板
D958	快板	柔板	快板	快板
D959	快板	小行板	活泼的快板-慢板	小快板
D960	中板	行板	活跃的快板	不过分的快板

从表中可以看出 D958、D959 都有三个乐章的速度标记是属于快速范围的, 而 D894、D960 只有两个乐章是快速的。

由于舒伯特并没有在谱子上标注节拍器数值, 而考虑到速度标记往往仅起到提示、引导的作用, 其往往并不能精确反映出作品的真实速度内涵。笔者通过聆听钢琴家席夫在同一专辑中的演奏, 对比不同奏鸣曲间的速度变化。以 D894 和 D960 为例, 它们第一乐章的速度标记都是属于中速范围的中板, 席夫在演奏 D894 第一乐章时其速率约等于每分钟 60 拍 (拍号为 12/8, 以附点四分音符为一拍计算), 而 D960 的速率则约等于每分钟 83 拍 (拍号为 4/4, 以 4 分音符为一拍计算)。在第四乐章, 两首作品的速度标记是程度较为接近的快速, 在席夫的演奏中 D894 所采用的速率是每分钟 83 拍 (拍号为 2/2 拍, 以 4 分音符为一拍计算), 而在 D960 的速率则为每分钟 110 拍 (拍号为 4/4 拍, 以 4 分音符为一拍计算)。由此可见无论是从作品本身的速度标记, 还是实际演奏中的速率, 《G 大调奏鸣曲》的整体速度都是不过分快的, 而这种适中的速度正是田园风格的典型特征之一。

在浪漫主义的音乐作品中, 自由速度标记常常是被频繁运用的。自由速度标记通常指的是类似于渐慢、渐快等改变速度的标记, 另外延长号、华彩、宣叙调等术语记号也可算入其中。令人意外的是, 在 D894 中鲜见自由速度标记的出现, 除了第二乐章末尾的延长号及四乐章结束前的速度变化标记外, 再也找不出其他的自由速度标记。反观作品 D960, 其第一乐章中出现的延长记号就达 9 次之多。虽然在浪漫主义作曲家中, 舒伯特并不是特别热衷于

自由速度标记，然而象 D894 中如此惜墨如金的现象也是不多见的。虽然在实际的演奏中，节奏上的伸缩（*rubato*）还是经常会被采用，而像第一乐章中大量长时值音符的运用在实际音响上也造成了一种延长号的效果，但是在谱面上如此简洁的标记，也正符合田园风格所要追求的那种简单纯朴的精神。

### 第三章 《G 大调奏鸣曲》(D894) 旋律、节奏分析

《G 大调奏鸣曲》第一乐章主部主题的旋律线条极为平稳、顺滑，由 2 度级进上下行而构成（例 1）。



左手低音声部的持续音，不但让调性色彩变得格外清晰，还使整个主题拥有了宽广的气息感。在主题的后半部分有一连串的带连音线的八度跳音，这些平稳进行的半连半跳音符，为深沉而又厚重的音乐情绪带来了些许的活力。而三个音一组的节奏让人自然而然的联想到了圆舞曲的节奏。短短两个小节的主题，将一副静谧、和谐的村野山庄的景象刻画地栩栩如生，而在这一片平静、安详的景象背后似乎还蕴藏着一种朝气蓬勃的生命力。面对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主题，难怪初版时出版商要在第一乐章前冠上“幻想曲”的标题，如此看来这样的标题似乎也不无道理。在之后的副部主题中，舞蹈性节奏鲜明的出现在左手声部，这种 3 拍子带附点的节奏型是典型的西西里舞蹈节奏，而低音 A 的持续出现达 10 小节之久，与主题中的低音持续形成相当高的统一性。主题后半部分的跳跃性八度出现在右手声部中，只是这次没有了连音线，旋律线条同样保持着平稳进行的特性。（例 2）。



在副题首次呈现结束之后，舒伯特似乎意犹未尽，从第 37 小节开始副题动机变换为连续进行的 16 分音符，灿烂音响效果犹如一道美丽的彩虹，而左手低音则继续保留在 A 上，不带附点的三拍子舞蹈性律动持续进行。整个副部段落仿佛是在描绘辛勤劳作的村民载歌载舞的生活场景。虽然主题与副题在音乐形象上有一定的对比性，然而平稳进行的旋律线条以及持续低音的运用使得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统一与关联。第二乐章主要由两个反差极大的主题构成。第一主题（例 3）的前半部分几乎与第一乐章的主题后半部分完全一致。而在长达 8 个小节的旋律中，超过 3 度跳进仅有两次，其旋律线条的平滑性可见一斑。从 30 小节开始突然闯入的第二主题（例 4）充满了大范围跳跃的强音和弦，以及一连串和弦的密集排列。

浓重的音响效果以及极具动力性的节奏型，似乎是在表达对残酷现实的不满，而这种情绪的宣泄在田园风格的作品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值得一提的是，从安详宁静的第一主题到激烈不安的第二主题之间没有任何的过渡与连接，而这种直截了当的创作手法也正符合田园风格中简单明了的基本原则。



第三乐章的舞蹈性主题在组织形态上与第一乐章的主题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其前一部分（前4小节）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而后部分（后4小节）则具有相对的动力感。而如果观察旋律的骨干音，会发现其线条仍然保持着平稳进行的特点（以2度级进为主）（例5）。舞蹈性的三拍子节奏韵律因为小步舞曲的标题而变得比前两个乐章更为强烈。本乐章的三声部中段可以说是全曲中田园风格最为鲜明的一个段落。在左手声部中，出现了带有缪赛特舞曲风格的分解八度音型。右手旋律则保持着贯穿始终的平稳性，而短小的乐句以及连续的上行又为这轻松、悠闲的旋律融入了一些俏皮的性格。偶尔出现的几处轻巧快速的装饰音仿佛是牧羊人吹响了口中的风笛。在本乐段的后半部分，低音声部中弱拍上的强音和弦，使得舞曲的风格更为鲜明。在更高音区出现的旋律声部，则仿佛是要将那种舞蹈的喜悦传向远方。



第四乐章的主题旋律与前几个乐章相比显得较为活跃，其音乐的跳动性比较鲜明。然而其中的核心动机却仍然源自第一乐章主题中的音阶式动机，并且在后面的乐段中加以延伸、扩展。高音区的连续三度长距离音阶式进行，伴随着左手鼓点式的四度音程鲜明的刻画出了欢乐的乡村舞蹈场面，使我们仿佛能听到风笛、手鼓等民间乐器的声音，以及舞蹈时的踏步声。

纵观整首作品，可以说所有的主题素材都与第一乐章的主题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这一主题中的田园风格也就得以在各个乐章中贯穿。而各种类型的舞蹈性节奏（尤其是民间舞蹈）的大量使得田园风格变得格外的生动与鲜明。



## 第四章 《G 大调奏鸣曲》(D894) 调性、和声分析

《G 大调奏鸣曲》四个乐章的调性安排为 G 大调—D 大调—b 小调—G 大调。虽然每个人心中对各调的主观感受是很不相同的。但赵晓生先生曾说过“一般来说，A 大调为明亮中心，… 从 A 往升号调（上五度）愈明亮，至升 F 为阳极。”由此可见 D894 的调性色彩整体上来说是属于明亮偏柔和的。而其中的相对较慢的和声进程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风格特征与田园风格所追求的自然、清新的精神世界相吻合。

第一乐章的呈示部清晰的建立了 G 大调的调性色彩。2 小节长的主题因为根音 G 的持续，使得在听觉上几乎感受不到和声上从 I 到 V<sup>7</sup> 的变化。奏鸣曲式中的展开部往往是调性最不稳定的部分，在这里主题先是转为 g 小调，随着不断的扩展延伸至 73 小节处进入到 <sup>b</sup>B 小调（色彩最为阴暗的调性），伴随着罕见的 *fff* 力度标记，先前明亮欢快的音乐情绪突然转入一种凝重、紧张的氛围之中，似乎要表达一种与残酷现实相抗争的决心。随后出现的副题动机则出现在 <sup>b</sup>B 大调上，先前的田园风格峰回路转再次出现。然而与传统奏鸣曲不同的是，副题在展开部中并没有得到发展，仅仅四小节的呈示就又再次陷入到主题动机所营造的音乐情绪之中。在整个展开部中，主题动机与副题动机就如两个性格迥异的角色在一问一答，而短小的副题动机就如星星点点的绿洲点缀在主题动机所代表的荒漠之中。在调性转换的手法上，舒伯特遵循了田园风格中简洁明了的原则，常常采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进行了调性的转换。如在第 76 小节，一个持续的 F(<sup>b</sup>B 小调与 <sup>b</sup>B 大调共同的属音)就完成了从小调到调的转换，同样的方式还出现在第 81 小节（例 6）。

例 6

再现部中，调性重新回到 G 大调。而尾声段落中，主题动机再次出现，不同的是这次它出现在 V<sup>7</sup>/IV 的和声上。在第一乐章结束前，持续主音 G 之上的 V<sup>7</sup> 再次出现，随后解决到 I。在乐章开始的那种缓慢的和声进程在尾声处得到了呼应。

第二乐章第一个正拍和弦是省略 5 音的 D 大调的主和弦。在随后的旋律中，舒伯特将每小节的第一个音延长并加以重音标记，这些被强调的音在横向上也正好构成了一个 D 大

调的主和弦。在这里，舒伯特以一种符合田园主义精神的简洁明了确立了 D 大调的调性。连续的平行 3 度、8 度的进行使音乐变得格外清新、透明。从第 30 小节进入的第二主题出现在带有悲剧色彩的 b 小调上，而后于第 40 小节又转入<sup>#</sup>f 小调，4 小节之后又转位<sup>#</sup>F 大调，在这里调性在同音大小调间快速的转换，犹如雨后彩虹折射出迷人的色彩。

第三乐章从有悲剧色彩的 b 小调进入，8 小节长的开始乐句结束在 V<sup>7</sup> 和弦上，造成一种不稳定的感觉。随后出现的乐句逐步转向 D 大调，先前的不安色彩被逐步化解。这样的调性安排，使得音乐的内在张力得以加强。值得一提的是，舒伯特在代表着悲剧性色彩的 b 小调上并没有大做文章，在还没发展到顶点时就以明亮的 D 大调来化解掉先前的紧张情绪。而这种提前“解压”的方式也正是田园风格的特点之一。在后面的三声中部乐段，随着 B 大调的进入，伴随着舞蹈性的节奏，田园风格被体现的淋漓尽致。第四乐章重新回到 G 大调，在后面的几个插部中 C 大调与<sup>b</sup>E 大调交替出现。

## 结 论

舒伯特《G大调奏鸣曲》(D894)做为作曲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首奏鸣曲,一首曾被冠以“幻想曲”标题的奏鸣曲其中所蕴含的田园风格是显见的。这一独特的风格特征得以充分展示则是依托于一系列音乐元素的运用,诸如各种民间舞蹈节奏的运用,舒缓的和声节奏,简洁明了的表达方式以及整体上适中的速度等。全曲在整体风格上的内在统一则来自一个田园性主题动机在各乐章中的运用。舒伯特在《G大调奏鸣曲》(D894)不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峻美秀丽的山水画面,更是将田园生活中载歌载舞、轻松活泼的生活场景刻画的栩栩如生。难怪李斯特曾经形容舒伯特《G大调奏鸣曲》(D894)就像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歌一样。《G大调奏鸣曲》(D894)虽然不是最为著名的舒伯特钢琴奏鸣曲,但因为其中所蕴含的田园风格使这首作品具备了独特的艺术价值和魅力。